



桐原紀年 十四

甲辰

共十五

U 6
4082
14





紀年錄卷之十四

行司僕司獲免復貶
因正言尹得亨
疏胥命金吾

甲辰六月初四日行司僕司獲免復貶○初五日因
正言尹得亨疏胥命金吾遣承旨敦呂

是日次對時因工曹叅判金文淳疏言義不與蔡
濟恭周旋一曹 上出示其疏以此事下詢大臣
大臣齊聲請討濟恭 上連下嚴教仍 命入正
言前堂單子尹得亨若點蓋得亨曾為蔡濟恭論
劾李命植李宗燮故是 筵特點 聖意有在也
尹得亨隨牌陳疏曰伏以臣猥以無似叨忝館職
一番出脚滄朶百出司直之論左右迭發永作



聖世廢棄之物者二年于茲矣誠不自意 聖度
天大舍垢穢疾特收遺履於滓穢之中而洗之濯
之薇垣除旨忽下於今日不審微臣何以得此於
君父撫躬惶感有涕無從念臣前後所遭俱極危
懔歲月雖久悚慄轉切茲將伊時事狀次茅條陳
伏乞 聖明垂察焉 昨年正月朝叅日右僚校理
洪仁浩所奏抄選事誠有不審之失臣則既有臣
之所懷故初不干涉而只緣 筵體之生疎誤為
隨從而起伏同被人言固其所也至今思之不勝
瞿然而報然也都憲李崇祐又以鄭妻之出陸事

喉院伏閣而諸王堂夜深始忝散討甚嚴其所為
言或不諒其時事執而茅臣誠意淺薄不能回天
致使逞魁偃屢鄒庄將焉用彼之斥亦所甘受至
於重臣李命植事自在西邑聞輿人之誦重臣以
趙琰切友今日竟夕相隨明日忽地驅琰於蔡濟
恭之黨而論劾之居無何而重臣官位隆赫一世
之人謂之賣友莫不唾點而持以時諱人莫之言
耳臣纔還朝適當歲首求言之會不自揣量竊自
附於勵薄俗敦清風之義略加規警而又不忍直
斥其賣友但以近之一字為言而只請薄勘者蓋欲

就事論事而已其不欲傷害之意可見及其對章
出而勝氣噴薄殆無倫脊強引蔡濟恭之事抑勒
為說至曰為建德報仇又曰為彼賊申卞又曰右
袒無憚直駮臣於護送之科而欲為拮陷於坎窞
天下寧有是耶蓋臣之本意只言朋友故舊之道
不可如是而實無扶抑彼此之意此則 天鑑在
上公議在下鬼神徇布彼雖搆誣只見其用意之
不良而已臣何必嗷嗷哉嗚呼人孰無過悔之為
貴惜乎重臣年紀已老位至崇品惡聞已非反怒
言者憑藉懲討要為脅持之術而其論趙瑗一款

則終不肯發明但稱以二字云云而藏頭為說吞
吐閃忽縱欲以鑰掩目反顧其身果然無愧於心
耶臣聞昔在 明廟朝白仁傑為獻納以權門之
傳令軍卒劾大司憲閔齊仁而齊仁許以確論引
而自咎至今稱為長者臣雖不敢比擬於白仁傑
而重臣獨不可為閔齊仁乎且臣論重臣之時並
及前應教李宗燮而宗燮則自服其失重臣則乃
如其視宗燮又如何也抑臣又有所痛歎者緣
臣言行無素總效官師之規反得橫逆之來臣恐
自此以後朝廷之上風習不美一遭臺彈輒反噬

之以為陷人之計則其孰敢出一言論一事自取無限狼狽哉世道之憂誠不為細為使臣有言行之素則豈有是也此則臣之罪也噫人之所以相與者信義而已苟利害當前而輒生趨避之計不顧道理之所在則其流之害何所不至臣為是之懼欲先救重臣之失而又誤了鄭在信矣在信之於臣母族也世好也臣之所懷出後在信遇臣於社壇祭班有所補道而不數日忽復論列為罪旋即貽書於臣而謝之臣既未見其疏本雖未知其下語之如何而其非在信之本心則可知臣每謂

在信善人也今所為乃如是臣於平日不能以信義交相切儆致此相負者自顧慚赧而使在信而為是者其亦不仁之甚者也臣於尹光紹之疏又有不可終嘿者噫尹拯父子之罪 聖明之所洞悉而丙申之初既舉追奪之舊典至於壬寅冬特以邦慶之無前凡係逆孽之類並賜曠蕩之恩而尹拯父子亦貸死後一律則其官雖復而其悖義傷倫之罪固自在也若臣愚則竊恐邪說藉是而復售黨習由是而更熾豕躑之漸不可不念故敢有所仰達矣最為一邊人所媚嫉誣辭讒說私相

醜辱同有紀極臣固痛心而彼尹光紹者又肆然
陳章而乃敢舉尹拯父子之謚而補之以先正詆
斥前後言者目之以負先王壞聖德而歸之喧
逐渠若有一分嚴畏之心焉敢乃甫其矯誣脅持
之狀誠可該也 肅廟丙申之後弘濟象極之徒
相繼呈疏血戰公議終有辛壬之反案矣彼光紹
敢於頃年處分之下挺身投章復襲弘濟象極輩
之舊套以重罹泉壤之誣為誣伊時當罪而不之
罪故致有再疏嘗試之計此而置之不問則臣未
知幾箇光紹將復接跡而起方來之憂容有極乎

臣伏見其時答臺臣之批以靜鎮為教臣固知
靜鎮二字即 殿下之苦心而竊以為靜鎮之道
在於下善惡而明邪正苟其惡而邪也則隨而罪之
大小而繩之以法使民知有所畏服是乃所以為
鎮安之道苟或但以含容姑息為靜鎮彼此之計
則目下雖若有暫時止鬧之效而畢竟言議潛相
乖激無復有會極歸極之望矣臣又觸犯眾怒而
如是申懇者夫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誠以義
理是非之闕頭而斯道污隆之所繫也士趨邪正
之所分也其幾不可不慎審故也伏願 殿下以

先儒所謂一以大一統為要而為生民立心為萬世開太平者深留 聖意而無以姑息彌縫為一時鎮安之策焉臣又聞頃日銓曹以賤臣舉擬事堂郎相爭至有互為上章之舉而李祖承之疏全襲李命植之舊套旨意尤緊蓋其必欲甘心於臣者不但在於枘塞而已嗚呼歷觀前史朝臣相與淫朋比德構殺異己以立威使人莫敢開口而其國不亡者未之有也臣不暇自危而竊為 聖朝憂之臣於對下之章何敢更贅他說而臣之危蹤方在昇穀失今不言更無可言之時故茲冒萬死

而又復妄發焉臣聞今四月初四日幸 景慕宮召徐判府事命善勉之以保合之意辭旨懇惻可感豚魚此實朝廷之福轉移幹旋之機會也臣請以愚昧之見直言而質之噫國榮罪盈惡極自干天誅當斯時也判府事以義理主人居在首相固宜一反其道秉之以大中臨之以至正公耳忘私國耳忘家以輔我 聖上平蕩之治又以勤攻吾闕為忠慮於國者則庶幾為士流之尊仰而乃反不然藉成社之勢肆威福之權其所好惡一循己私於是乎頑鈍嗜利者趨之容悅患得者附之自

成一套滌為時議順之則有福逆之則有禍遂使
朝象日乖國事日非戇直日遠廉恥日喪俗論肆
行清議不張識者之憂歎誠已久矣迨夫去年相
職雖解威勢不衰大小惴惴莫敢誰何而式至于
今怨詈朋興唾點且起蹟其本末苟無乙未冬所
樹立則誠殆矣而 殿下特念勲舊寵遇如一俾
主保合之權勉以康協之道判府事果能仰體
聖意洗心易慮悟前之非善後是圖則往雖不諫
來猶可追正在今日而是所謂君子如夷惡怒是
違者矣豈非公私之幸也如或外若和平內察乖

戾怙執作威一如前日畢竟衆怒鬼嗔自取顛沛
則 殿下雖欲保全而恐不可得矣乞將臣疏以
示徐判府事彼若以臣言為是而受以為藥石則
言者與有榮矣彼苟以臣言為非 殿下無遽臣
罪乞召臣與之庭下則臣當索言而極論之若有
一毫讒言請伏誣人之罪焉 闕門前來呈仍為
入啓二更量兼春秋金健修先為賚傳尹疏謄本
及 手書手書若曰尹得乎疏覽未此原世道之
一大機關是豈無所以而發者前月宮筵話即
念世道為世臣之血誠苦心也彼甬勝國家力抗

卿家者猶尚知感念反為搆捏之斧戕痛歎痛歎
大抵得字疏何為而出也其端似微其源甚大予
姑不一一索言者豈無意也蓋有待耳卿義理主
人也誼兼勲戚予之倚卿卿之事予所以藉口而
藉手者惟在一部明義而以卿地處被人搆誣至
此此之不已幾何而不至於滔天而燎原耶見今
夜色已深區區之蘊不得盡攄待卿登筵可以面
叙卿須隨承宣即為造朝或慮卿之不知疏語之
如何難於進身原疏一本賸送於史官之行仍令
承宣進去與之偕入卿可諒予至意否耶 傳曰

左副承旨敬奉
手書傳諭
附奏

此手書遣承旨傳諭于徐判府事與之偕入 傳
曰偕來承旨左副承旨進去○傳曰明朝時原任
大臣備局諸宰皆令入侍○左副承旨尹勉升書
啓臣敬奉 手書馳往傳諭于南部董陶坊苧屨
洞行判中樞府事徐命善處則以為人言同極情
地危慮今方走伏金吾門外恭俟鈇鉞之誅云臣
既承偕來之命仍為隨往之意敢啓○政院啓
曰即者中樞府錄事來言判府事徐命善即伏聞
正言尹得字疏中臚列罪狀同有紀極萬萬震懾
不敢僥處私次走伏金吾門外恭俟嚴誅云係是

大臣去就敢啓又啓曰即者禁府都事來言判府
事徐命善今方待命於金吾門外云係是大臣去
就敢啓 傳曰才於手書及敷諭畧布予意時值
夜深不得聲悉心曲時原任大臣及諸宰使之待
明朝來待御須安心勿待命即為聽予面諭卿之
地處何如擔負何如卿豈可自輕卿身以益其慢
侮之端也予方臨軒以待之意偕來承旨傳諭仍
以勿待命入侍之意一體傳諭

送出城外

初六日送出城外

是日左副承旨尹勉升書啓臣敬奉 聖教傳諭

附奏

于中部堅平坊典醫監契判府事徐命善待命處
則以為夜中近侍之臣賫傳 手書十行恩言字
字隆渥雙擎九頓毅淚交迸急於泥首請勘不敢
以一辭附奏罪上添罪惟鈇鉞是俟即又伏承
聖批勉之以豈可自輕諭之以臨軒以待慰藉之
教虛何之 旨藹然若慈父之詔迷子嬰累賤臣
何以得此於 聖明伏地掩抑不知死所臣雖頑
如木石粗知分義之至嚴豈不欲輒登 文陛訴
此悲苦之情而牽疏臚列無非人臣之極罪尚何
敢東帶趨朝重自陷於放恣無忌之科乎惟願速

都承旨傳諭

被誅戮少贖其孤恩慢命之罪云臣既承偕來之命姑為仍留之意敢啓 傳曰知道大臣諸宰皆已來會待卿造朝欲為引接以卿地處何不播然回思意於敷迫不得長語卿須即為入來事都承旨傳諭爾則姑為仍留與之偕入○以司謁口傳下教曰徐判府事去就知之然後當召見時原任大臣即為知入○都承旨沈豐之書啓臣敬奉聖教馳往傳諭于中部堅平坊典醫監契判府事徐命善所住處則以為臣 恩批之下進身無路冒上附奏恭候 處分不意特遣知申敷迫愈勤

附奏

胥命啓

至使大臣諸宰待臣登對臣苟有一分冒進之勢豈敢屢煩誨諭慢不知動哉噫臣雖庸陋粗知無辨之義人言之來只當受以為過而惟是名為大官不有臺言數次胥命旋即彈冠一身廉防固不足恤其奈上闕國體下駭瞻聆何哉反復思惟末由承膺惶懼之極不知所達云矣敢啓○政院啓曰即者中樞府錄事來言判府事徐命善以為所遭人言極其危怖有非尋常彈劾之比雖伏承勿待命之教不敢晏然奉承冒萬死仍為胥命云矣敢啓 傳曰知道已諭尹得字島配傳教予之本意

尹得字高配

卿可諒悉方此臨軒待卿卿須安心勿待命即為
入來事承旨更為傳諭仍即偕入筵臣雖退予方
整衣以待此意一體傳諭○荅正言尹得字疏曰
省疏具悉已處分矣○傳曰正言尹得字為先通
差○傳曰予之本心蓋欲卞別黑白無一人糜餽
咸鑄於陶鑄之中也近於政目不見尹得字三字
固已致訝而向見銓堂銓郎之對辭卞章始得以
詳知其委折矣朝叅日筵奏之有情無情姑舍是固其殫
人一事豈必終身永枳日前賓筵已有筵教昨又
點下於前堂今觀疏本滿地胡嚷無非反詈之談

皆屬薄物細故補以辭職忽付徐判府一事於紙
末皴揚慢弄無所不至究其旨意專事搆誣必欲
甘心而後已判府事果何如人也詎均勲戚身佩
安危蓋其樹立也秉執也屹然為義理主人故耳
然而架空鑿虛之說挺身向刃於此大臣以為鉗
制之櫛柄此豈一得字之口氣而已大抵近日廷
臣視明義一部作一筵籬邊物畢竟馴致得字子則
曰非一朝一夕之故藉令竄殛之典施於得字是
何異於怒市而色室舊例臺臣之劾大官者皆不
免流竄之舉况以判府事地處有此遭罹此而循

廷教

常勘浙緝此大義愈益淫晦人心無以底定將使
嫁褻之徒售其網打之計尹得字絕島定配○禁
府尹得字全羅道珍島郡金甲島絕島定配啓○
大臣備堂入侍 上曰尹得字疏卿等聞之于對
曰聞之而措語則未知矣 命中官取來使知申
讀之而 下教曰卿等詳聽而尹得字之有罪無
罪世道之所以致此各陳所見可也領議政鄭存
謙曰尹得字疏凉是為建德報仇也處分不可不
嚴矣世道之所以至此只是懲討不嚴之故也左
議政李福源曰臣與徐判府事為親查而此事關

係不少不敢不達矣徐判府事向年樹立可謂隻
手擎天 殿下置之股肱之位寄以心腹之托者
以其明義之功也徐判府久居揆地注措間豈無
得失長短而惟其向國一心斷不可質嚴於義理
峻於隄防以是之故逆孽廢族之必欲甘心久矣
又於向來為懲討蔡濟恭之根本一邊之怨毒亦
次骨秉執擔負則至重大際遇眷注則至隆渥而
踪跡則已危軀矣此疏遣辭俄以不大段 下教
而以臣所見不可謂不大段矣咸福字權執字即
人臣第一死案也以此大臣之地處秉執而所遭

至此此而尋常處分則世道朝象姑勿論國是將不知如何矣 上曰予亦豈真以為不大段耶如是下教亦為判府地然李彥世之疏卿等亦必見之此疏則初無指之事如權字執字自是搆誣大臣之例語也右議政金煜曰尹得亨不過枝葉必有根底矣 上曰根柢為誰建德為誰領右相對曰蔡濟恭矣 上曰判府之仇敵滿世豈止一蔡耶可謂灰古里揀木矣予當言之若在丙丁年間則雖有十得字不敢搖動判府矣近來久置閒地故疑予之眷注或衰而有此嘗試之誅耳朝鮮

不亡之前判府事乃是封不動卿等以此出而語衆可也又 教曰以 宮筵說話起語者用意又巧矣其時面諭兩大臣而一大臣論之一大臣則拔之隱然以此事歸之而欲自掩其指使之跡也徐判府決不以此生疑矣左相曰決無疑之之理矣 上曰判府事今番處義初無驚惶底意深澤大臣之體書啓之不至張皇人言之受以為過亦皆得當可謂賢矣諸備堂以次仰對以奏事之欠詳明 辭教甚嚴曰尹得亨何足道也一二備堂宜下司敗大臣無言甚慨然矣此大臣尚如此他

日卿等尤豈有顧藉之人乎書傳教時 下詢曰
勘律當如何領相曰指使者不可不問矣左相曰
其人雖不足惜其官宜惜鞫問則恐不可矣右相
曰此則左相之言然矣 上曰予意豈不欲問所
以不問者亦為判府地也 政院啓曰中樞府錄
事來言判府事徐命善迸出城外云係是大臣去
訖敢啓○左副承旨尹勉升書啓臣敬奉 聖教
傳諭于中部堅平坊典醫監契判府事徐命善兩
住處則今方轉向江郊臣既承偕來之 命仍為
隨往之意敢啓 傳曰知道以俄下敷諭傳諭即

附奏

為造朝之意一體傳諭○左副承旨尹勉升書啓
臣敬奉 聖教傳諭于西部龍山坊沙村里判府
事徐命善兩住處則以為臣既不得承膺 恩命
又不敢久留城闈迸出江郊恭俟通暢之誅忱誠
未能孚格溫諭轉益隆摯臣欲進則大壞廉防欲
不進則有傷分義臣誠左右顧而莫之為計也噫
臣之一身非臣之有去就行止惟 上所命今忽
於 恩教頻繫責勉鄭重之下一味違傲恬不知
變者是豈有憾於人言亦豈自恤其情勢而然哉
四維之上闕國體朝者書啓略已仰陳臣若憑恃

寵靈輕蔑臺論揚之冒出晏然若無故人則貽清
朝之羞辱來四方之譏議誠非細故臣何忍為此
哉且臣伏聞有臺臣島配之命近來暗啞成習
規劾無聞 聖上之中朝羨嘆賤臣之前後 蓬
奏每以開言路為目下第一義而今於勤政之言
遽有摧折之舉究厥所由京緣臣身比尤臣難進
之一端也臣則決不可進而近侍相隨事体庸越
亦願即 命召還以安愚分云矣臣既承偕來之
命姑為仍留之意敢啓 傳曰知道予方臨軒待
卿卿惟一味况之由予誠淺自顧歎歎卿以尹得

乎處分謂之摧折又以極口搆捏之說歸諸勤攻
之科卿何不諒至此此事亦不明示好惡則豕蹶
之漸將至負途世道之憂姑且舍是所謂明義一
部束之高閣可也卿豈忍看一己私事反欲替
引而救解之耶况臺官之劾大官輒施流竄之典
是豈杜言路也際欲聖說說耳已例班一按可
知卿之執此為辭大非所望於平素竊為卿惜之
卿之地處異於他大臣焉見俄下傳教固宜登時
造朝痛陳矯俗扶綱之方奈之何逆處江舍有若
進身無路者然耶重為之咄也卿須念君臣之

左教李魯春劄
論蔡濟恭請
尹得字設鞠

大義隨即入城聽予面諭事甫其傳諭期於偕入
○王堂應教李魯春劄曰伏以噫嘻痛矣蔡濟恭之罪
可勝誅哉濟恭之前後負犯即亘古今至凶極頑
之逆也真職已露於凌犯凶言莫掩於詭言撐腸
拄腹無非射天之計而潛滋暗長徒是禡國之謀
元惡大憝從古何限而豈有如此賊之窮凶絕悖
者哉年前三司之章已成千古斷案而 殿下一
味靳允多年假息馴致今日之事變臣愚死罪不
能無憾於日月之明矣嗚呼壬寅正月朝參時大
臣筵奏出而此賊之逆節益復彰著則三尺之誅

一日為急而大臣之前後二言判成兩截莫嚴之
義理因此而漫漶方張之懲討由是而溲散致使
此賊尚今自在而憂恠層生世道日下伊究其本
誰執厥咎噫彼大臣雖不足道而豈可使建天地
不悖之公議緣此一大臣而壞了無餘哉伏願濟
恭滔天之罪廓揮乾斷亟令王府依律處斬以洩
神人之憤焉至於尹得字之疏臣雖未見其原本
以敷諭下者觀之其右袒凶逆同惡相濟搆捏義
理之主人將使一部明義無地可讀者其心所在
昭不可掩而其所排布經營醞釀成就者又非渠

請尹得字說
翰事

一人之所可自辨臣謂島配罪人尹得字設鞫嚴
問期於得情宜矣又若昨日大臣之胥命宰臣之
勘律辨教嚴截處分過中登筵三司之臣宜即覆
難而默無一言義理闕頭低首心似此舉措前
所未聞晚後陳章雖出於自引溺職之罪在所難
免請執義俞彥脩副修撰朴廣源並施謹削之典
斷不可已也 答曰省劄具悉第一件事忽又提
起抑何故也第二件事本事非不恠駭有閑後弊
三件事不允○執義俞彥脩疏曰伏以臣於昨筵
自初上下酬酢未得詳聞而槩知其恭濟恭事也

噫濟恭之罪惡已著於前後三司之章 殿下豈
不洞燭其情節而既不能罪之又重以寵之至有
大臣胥命之舉又有尹得字中批之事臣豈無慨
然憂歎之誠而言辭本訥思慮未周竟未免心泄
而退終夜繞壁耿耿不寐而溺職之罪緩討之失
自知其無所逃矣伏願亟降嚴誅以為當言不言
者之戒焉前工曹叅判金文淳罷職不叙之教
亦涉過當蓋其不欲與濟恭作僚者非獨文淳一
人而已苟有秉彜者方討之不暇而况可以作僚
乎彼之處義寧得其當而 殿下處分若是過中

臣竊歎之亦願亟寢成命焉臣於治疏將上之際
得伏見大臣胥命之後所下敷諭者果然尹得字
跳浪之習於是乎益極矣目下義理無大於明義
一部而渠以護送之心敢論義理主人亦可謂一
大變恠也臣雖未見其原疏而得字黨送之罪已
著於敷諭之中此亦不可尋常處之臣謂尹得字
設鞫得情以杜亂本斷不可已也 荅曰省疏具
悉不叙亦云末勘設鞫有閑後弊並不允○副修
樸廣源疏曰伏以臣初登筵席體例生疎姿性
魯鈍昨於處分之下宜卽覆難而一味含默當陳

還收金文淳
處分亟寢尹
得字新除事

不陳自顧醜顏無地措躬噫彼蔡濟恭之罪狀前
後三司之臣狼藉致討金文淳既已殺罪則不欲
與之比有於一曹處義當然而 殿下遽先摧折
輕加威罰大臣廷對不惟嘉納之是靳乃反辭教
之截嚴不意 聖明之朝有此非常之舉也文淳
之據義合宜大臣之廷諍得體言念昨日之處分
恐未得為十分穩當至於尹得字用捨黜陟自有
羣下之公議惟當公議是俟而公議未決之前輕
先除授亦非 大聖人至中至正之道伏願益加
三思收還金文淳昨日處分亟寢尹得字徽垣新

連下敦諭期
於借入
附奏

命以伸公議千萬幸甚臣職在論思默無一言溺
職之罪於是為大豈敢幸人之不斥躄仍冒沒晏
然於臺次乎茲敢畧貢短章經出禁高伏乞 聖
明亟削臣職仍勘臣罪以為不職者之戒焉 荅
曰省疏具悉金文淳處分還收事不允尹得字前
望還收事今無可論

初七日連下敦諭 命承旨期於借入

是日左副承旨尹勉升書啓臣敬奉 聖教傳諭
于西部龍山坊沙村里判府事徐命善所住處則
以為臣虛辱 敦召之音甘犯積逋之科歸身江

于翹首雲天惟冀早被重勘少安微分又此十行
溫諭誨責備至臣擎讀以遠悚慄深切昨今以賤
臣之去就屢煩 聖衷屢勤 聖教雖其情踪至
感慮庶防難壞到此地頭何暇他計况臣職是冗散
其去其來無異江湖之一鳧豈不欲踴躍趨赴
以伸叩謝之忱而惟是臺閣言議事而不輕今以
殫墨未乾之時束帶入城畧無顧忌則臣何足言
有辱朝廷臣以此意前後縷陳非心一再而只緣
忱誠淺薄尚未能仰格天心此亦臣命途崎嶇之
致撫躬慙恨寧欲無生所守一說叅前倚衡伏承

諄復之 教宗無蠢動之勢若蒙 召還近侍稍
賜寬暇俾得以舒泰衷情則謹當收拾精神猥入
文字仰請 處分臣不勝擯手顙祝之至至於臺
臣島配之典臣非敢以一己之私假飾虛辭為作
外面人事也臣若有罪人皆可議無論虛涼遽施
構捏之律則此後議臣者更無其人是豈朝廷之
福而賤臣之幸也區、寸忱炳然如丹更乞 特
垂俯諒無使臣永斷進身之跡千萬幸甚云臣既
承偕來之命姑為仍留之意敢啓 傳曰知道昨
日敦諭罄悉心腹之誥意謂卿休國之愴庶副予

臨軒之待矣遐心莫回英辭又到經宿遜荒無意
入城予誠愕貽失而繼之以慙恧也卿以尹得字
之勘配作為難進之端而此則昨已畧諭矣噫得
字之疏造意遣辭至陰至愒必欲無卿而後已此
曷故為卿之所樹立者倫綱也所秉執者義理也
滿腔赤血死生以之庸是積忤於豐孽遂致甘心
於構捏則今此所遭便非卿身之僂辱宗為世道
之憂虞卿胡不念閔係之莫大屬之自己分數引
以為去就之節乎君臣之間貴相知心况予之於
卿豈可強之以不可強之事以為應文循常之舉

附奏

也卿其念大義諒至意即日造朝聽予面諭○左
副承旨尹勉升書啓臣敬奉 聖教傳諭于西部
龍山坊沙村里判府事徐命善所住處則以為臣
之區情踪竄無遽然冒入之勢而勤摯之恩
教鄭重之 聖諭數日之間凡幾遭矣今又十行
絲綸誕敷心腹誨之以去就之節申之以世道之
憂臣雖頑迷豈不知 聖意之所存臣分之當然
而猶且遲徊前却不忍為承膺之計者此豈臣樂
為而然哉 聖恩愈隆臣罪益著臣誠惶竇抑塞
不知所以為計擬於日間收召精神略具短章仰

附奏

請違慢之誅茲不敢支蔓為說以益其煩瀆之罪
云臣既承偕來之 命姑為仍留之意敢啓 傳
曰知道卿之一味牢讓者莫非予誠意未孚不料
卿不諒予至意至此卿若念予近日勞擾之事豈
可退處江榭以貽予添一酬應之端耶誼無勳戚
四字既非信口謬話則卿豈可比同他人不思自
重之方耶門鑰將放略申數行卿須諒之卿須諒
之即為入城聽我面諭事更為傳諭期於偕入○
左副承旨尹勉升書啓臣敬奉 聖教傳諭于西
部龍山坊沙村里判府事徐命善所住處則以為即

於夜中伏奉 聖批敦迫之旨又復勤摯至以不
念勞擾添一酬應為 教臣每一修啓每一承
批輒思仰貽憂惱固已萬萬悚慄今伏承 聖教
臣罪尤自知其難贖矣區區衷情已悉於疏中今
方繕寫待朝將上惟願 俯賜矜諒造被嚴誅云
臣既承偕來之 命姑為仍留之意敢啓 傳曰
知道別下敦諭已遣他承宣此意爾其更為傳諭
期於偕入○領府事金尚詰劄曰伏以臣於昨日
夜中伏奉時原任大臣待朝入侍之 命而賤疾
適苦未克趨承跡涉偃便祇自悚慄繼伏聞人言

恭劄
論蔡濟

罔測致使秉義體國之大臣翊皇去朝是何機括
其何景色世道之危怕朝象之乖亂誠不料一至
於此矣 聖鑑孔昭情狀畢燭絲綸澳發處分赫
然聽聞所及不勝欽歎而所以致此莫非懲討不
嚴義理漸晦乘機躡躅之慮將無所不有噫嘻痛
矣此曷故焉惟彼蔡濟恭者出腸恃口締結詩張
為國裕胎輿論文拂大臣爭之矣三司言之矣下
所討之者律以處逆而上獨處之者視若無故王
綱由是而不振人心由是而靡定論以國体寧有
是哉臣於昨筵未能齊籲終宵憤痛短劄陳聞惟

重臣蔡濟恭
事

願亟降明旨，允羣情。為。答曰：省劄具悉。卿懇
絕，以所下備忘記。謄示卿等，卿等見可悉之。卿須
諒之。卿須諒之。仍傳曰：此批。答遺史官傳諭于
領府事。○備忘記。近日又以重臣蔡濟恭事。開端
層起。彈章。皆至朝象之波蕩。姑舍。是予誠應接不
暇。殆忘寢食。予於此重臣事。必靳持。不賜許。可是
宣。但為重臣地也。予之本意。前後筵席言之詳矣。
諸臣則聽我。迫迫。以至持論之峻者。謂予以曲庇
太過。其次認以急於鎮安。姑且。而是之。以為漫漶
之計。云。而此皆不知予本意也。曰：曲庇曰鎮安。亦

有許多般條理。不當曲庇。處曲庇。不當鎮安。處鎮
安。則反貽世道無窮之害。將使趨向靡定。俗習日
渝。予雖不德。寧忍為是。苟使重臣之釁。犯有真贓。
斷案。逾人耳目者。此大同之國論也。予雖欲曲庇。
而鎮安得乎。予當洞言之。諸臣須靜聽之。所謂丙
申春事。不特今日。臣子之所不敢提。原案業已
洗草。到今。憑考無所。伊時昭晰。慰譬之教。重臣辭
疏中。悉言之。所謂壬寅春事。李判府舉條。以與某
也。而翻其時。鞫案一款。聞於某也。家人云。而今某
家人。或死或竄。元無指的。憑問之地。言根。豈可質

於大臣雖大臣亦豈必知之外此被論事件之難
以查究皆如兩年事重臣遭罹顛末大体不過如
斯而已即此可知予本意不在於曲庇又不在於
鎮安噫朝廷之舉措莫大於刑政若以一毫不明
之跡遽置人於極誅重辟其可以服人心而懲亂賊
乎一重臣之生死固不足費慮勞心所大懼者刑
政之乖錯也予若卒於盈庭之眚耳不得已隨衆
唯諾世之具眼者以予為何如主也且莫畏者公
議也百歲在前千歲在後國史書之野史記之人
君不恤刑政之乖錯是不畏公議公議不畏而其

國不殆者予未之聞也惜乎今日廷臣念未到此
也因此又有切可笑者第一件事諸臣更無敢刺
口容說者以其不忍言不敢道也然則今日之所請
均是一事而前所中止者近復追提何也且以第
二件以下事言之或落空或證絕而自有目前一
宰臣辭疏忽又如星煩浼朝廷之舉措果得宜乎
否乎予誠為諸臣面發駢不知所以為諭至若昨
今請罪之舉又何為而發也朝廷處分只當執其
跡而論斷未知誅心之律見於經傳耶載於律令
耶藉令尹得字有阿好顧意之心密受其指使觀

其疏語實莫曉其段某句為證據之端焉况其事
体之大於是者以證據不分明不增加罪於前日
乃反勒成於今日則當之者亦可以畏服耶又以
事關義理不可不嚴懲云爾則此亦有不必然者
只將露蹤之得享加以流放竄逐固無妨而自
得享之至親切友株連猶不可况重臣與得享具
類不相似者耶昨筵諸臣之言或以予有若似好
於重臣者然是何不成說之甚丙丁以來亂逆迭
出如龜麟之地處苟其干犯莫可容貸予皆不費
殺色一一以其罪罪之未始有屈法而伸恩其他

位至榮秩罪惡貫盈情跡彰著者並置常憲無所
留難予之優於勇斷諸臣庶亦知之執此究之予
何所惜於重臣嚴於前而忽於後使刑政判作兩
截耶前日請罪之事禁令昭在今番殺罪之舉輕
重自別噫惟今十行縷縷予意豈欲徒然曲庇徒
然鎮安也一日二日上下相持朝象之波蕩更無
可言諸臣然猶爭執不已已有向時受教予言不
再並須知悉○正言李尚度疏曰伏以尹得享之
罪可勝痛哉渠以夔憲之性回謫之姿靡積經年
幸蒙甄錄之恩得廁臺閣之列固當怵惕省愆而

尹得享蔡濟
恭金夏材等

報萬一而乃反靡所顧忌投呈一疏滿地胡叫專事
反詈此已不勝其駭憤而至於挽及判府事徐命
善之事惟意搆捏恣其噬嚙又何陰險之至此也
嗚呼丙丁以後百姓層生而此大臣卓然有秉昭
闡國是屹然為義理主人故羣憾咸萃毒鏑先叢
搖撼之來執所必至意彼蔡濟恭事近年以來殺
罪致討者不啻幾人而其峻正森嚴未若有大臣
之前前筵奏者也蓋自國榮德相送節彰靈之後
一種釁孽之徒失其幽節無所依庇外示革面之
狀內懷逞怨之計閔矣秘詭伺竊發固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以此之故得字之前一疏造語巧
點遣辭憎毒已可見其心術而及至今番則又
露鋒手刃必欲甘心敢於自訟之章拖引不干之
事叫嚷捃摭無所不至其旨意所在皦然可知朝
象之隱憂世道之憂恠為如何哉噫濟恭固赦之
罪畢露於前後章奏之間今不必更事煩瀆而治
水者必澄其源除草者必鋤其根濟恭之罪尚未
克析故此等醜類每如是假托而跳浪如欲息駭
浪靖人心則莫急於先正濟恭之罪得字隱情隱
態尤不可不一番盤問以究其根柢以破其窩窟

臣謂蔡濟恭先施島配之典尹得字亟令王府設
鞠嚴問期於得情焉向來金夏材以尹得字疏通
事與銓郎爭詰於政席前後兩疏顛倒矛盾已極
駭惑而到今觀之得乎今日之舉安知不醞釀於
其間也論其形跡宜置重勘臣謂吏曹叅判金夏
材為先施以謹削之典斷不可已也臣猥忝臺地
職在言責義當詣臺論列而自入暑月賤疾適苦
泄痢交作蠢動無踞屢違台牌自犯違傲反顧惶
蹙無所逃罪伏乞 天地父母俯垂鑒諒亟遣臣
職以肅朝綱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荅曰省疏具

悉才效榜示教文貼黃之古規昨日大臣劄批騰
示筵本重臣事任爾所欲為設如更言予之所執
俱在李得臣處分時筵話矣况依庇德相云云尤
是初聞然則當以何罪竄配可乎已亥秋德相疏
後首攻者此重臣云耳尹得字事拿鞠雖與設鞠
自別而島配大臣猶請反汗加律非所以安其心
不允金夏材事醞釀二字不已過乎

初八日別遣承旨敦諭上疏陳懇遣亞卿使之偕入
傳曰以卿處地有卿遭罹人心之陷溺世道之危
險胡至於斯予心痛慨歷屢日而未已噫卿之所

上疏陳懇遣
亞卿使之偕入

以秉執而事予者惟是義理二字亂賊有所懲畏
綱紀賴以維持念卿鞠躬之誠既同休戚願予托
膺之義每思裨補雖暫養閑於樞府無間倚重於
均軸而豈料覺尊之輩有此構捏之舉致使卿蒼
黃去朝棲屑在野敷心之諭非止縷、而進身之
期尚此逢、及孤倚毗之眷徒切虛佇之望予懷
愕貽不意如失國體損傷殆欲無言卿若一向牢
執不思改圖則非但朝象之泮漫無以收拾將見
羸豕之蹢躅莫可沮遏以卿體國之悃鎮物之量
苟能念及於此公私輕重之分想不待予言之申

附奏

復卿須休寡躬之勤諭顧時事之至艱即日造朝
聽我面諭仍傳曰此敦諭右副承旨傳諭造朝
與否知來右副承旨趙尚鎮書啓臣敬奉聖
諭馳往傳諭于西部龍山坊沙村里判府事徐命
善所住處則以為臣朝上辭本申暴血懇休諒之
恩願祝而俟即於不意近密之臣來宣別諭上下
數十百言委曲懇惻喻之以休戚之義責之以鞠
躬之誠繼以公私輕重之分反復開諭臣雖頑如
木石亦有知覺今於聖誨若是勤摯之下顧何
敢一味牢守不思所以變動之計守第其臺論之

上疏

不可輕蔑處義之不可放倒前後書啓聲悉無餘
此原出於尊朝廷重廉防之意初非為一身之私
義而然也然而只緣微臣之去就上煩重宥之酬
應值此庚熱靡安丙枕臣於是又犯萬隕難贖之
罪惟有伏地涕泣恭竢鈇鉞之誅而已未承疏批
之前不敢以支蔓之辭自歸煩瀆之料承宣之回
草率附奏尤不勝惶恐實越之至云矣敢啓○疏
曰伏以臣自遭人言屢煩封奏尚冀 仁天之聽
卑終許微諒之曲遂而言辭拙訥忱誠淺薄一日
之間 恩教荐降十里之外冠蓋相續是臣屏跡

訟愆適所以媒榮邀寵非不知疏籲之太遽而不
得不敢此冒昧焉噫從古以來豈有受 恩如臣
而負國如臣者哉始 聖明之陶甄臣拔擢臣驟
躋於百僚之首者蓋欲其導宣 德意調劑酸醎
箝紳有同心之利朝廷享協贊之功也縱臣報塞
之願炳然如丹奈臣彌綸之才自知無素三載元
輔一未對揚凡其時象之睽乖國事之泮渙何莫
非臣萬隕難贖之罪而猶 殿下庇覆而溷容之
式至于今威罰不加則彼以勤攻之意有此規正
之論者固亦望臣太厚責臣太備而在臣誠為頂門

之一針臣雖偏中實合受謝之不暇豈或有絲毫
愠怒之意哉惟是臣之所自悼者有之臣家世謹
拙性又踈慵平居不喜徵逐立朝初無援比顛沛
利鈍信心而真行者不但通朝之所共諒抑亦
聖上之所俯燭故臣每自語于心曰天下之惡未有
不可言於吾身而惟權之一字太不親者苟委
眦之寵處隆顯之地能免此名亦已多矣豈意其
衰朽垂死之日乃反以所自多者受人詬斥若是
之危怕哉此臣所以中夜躬念痛寃而不能已者
也雖然前後論大官者必藉權勢之目作為採切

之資斧以其跡之近而言之似也特臺臣未察臣
之宗不然耳此亦臣非分之位有以致之則臣當
自反其敢尤人且臣於昨日書啓以臺臣之被罪
為難進之端者非敢委曲私嫌備例故解以矯飾
於君父之前即臣之斷、血忱誠不勝為清朝
憂夫臺閣之糾官邪未必萬言萬當而聖帝明王
無不優容而假借之者或恐士氣由此摧折謹論
由此寂寥人競趨於依違苟容之習而莫之止也
況今委靡成俗鯁直無聞屢勤敷求之音未寢
含糊之風于斯時也臺臣一言論臣而遽被荒裔

之亦遂則設令臣作感作福真如臺臣之言人將
視臺臣以為戒而後莫肯為 殿下言之其為世
道之患當如何而亦豈臣身家之福耶此臣所以
申復仰陳不敢為進身之計者也嗚呼未荅 覆
燾之澤每貽援拔之憂有臣如此生不如死惟願
早被重勘以謝公議則臣當優游畎畝歌詠造化
而人亦相忘可以終始全保臣無任瞻天望 聖
瀝血祈懇之至 荅曰省疏具悉卿懇予之所以
倚卿者甚事卿之所以事予者何義明義一書是
已是書也扶綱常正忠逆明好惡定趨向嚴隄防

撐天地亘宇宙而不泯不沫者也藏之王府信如
闕石和勻莫于邦家重於九鼎大呂是書之作豈
徒然哉將所以君臣上下闡明是義也以是卿於
秉軸之後半部治具專藉是編事關懲討則卿皆
慨然應諾憤不顧身此豈卿有私好惡於其間哉
其國耳公耳矢死靡他抑亦婦孺走卒之所共誦
也奈彼匪類之調戲官家者抵掌咬牙必欲甘心
於卿久矣早晚彈章予為卿待之意彼滿紙構誣
誠不滿一哂惟予在在卿何予不暇為卿憂而竊
為世道也夜下備忘卿果詳悉未顧今王綱不振

釁孽萌心一部明義無地可讀而朝廷之刑政失
平人心之去就靡泊昨日處分此豈為重臣而然
哉所以服人心也所以靖朝廷也予之苦心卿想
默會俟卿登筵當有洞諭此果何等時也使義理
復明亂遂知惧任國家安危之責者非卿伊誰然
則卿之所以逡巡者一己之廉防也予之所以敦
勉者萬世之彛倫也以此較彼其輕重大小果何
如予不多誥予不多誥卿須即日入城聽予面諭
是予區區之望也至若疏末云云虛受之量察切
欽歎而卿何不念世道至斯耶並冀卿之諒之也

仍傳曰此批荅亞卿傳諭于徐判府事與之偕入
○禮曹叅判徐晦修書啓臣敬奉 聖批馳往傳
宣于西部龍山坊沙村里行判中樞府事徐命善
兩住處則以為伏讀 批旨極其隆渥至以義理彛倫
申曉喻使之入聽面諭臣於是更不敢為冒上文
字感回 天聽之計擬將一登文陞訴盡悲苦之
衷情而見今日執已晚賤疾適苦當於明間冒請
闕下以竢進退云矣臣既承偕來之 命姑為仍
留之意敢啓○副校理尹暉疏曰伏以臣病伏鄉
廬之日忽伏承玉署除 命駟呂絃降榮動松楸

一登文陞訴盡
悲苦之意附奏

尹得孚蔡濟
恭事

先生蓬華臣且惶且感不敢偃處昨纔擔昇病軀
來伏私次而臣之自來情地不敢以見職自居而
事在目下義閑沐浴略此附陳焉噫嘻痛矣蔡濟
恭無君之罪國人之所共討而不惟刑辟不加爵
秩如舊偃息自在有識之隱憂固已久矣果然尹
得字之疏出焉滿地張皇無非恃說精神所住專
在末端漫漶義理構捏大臣是豈特為建德報仇
而已哉渠之經年廢松實由於右袒濟恭則及今
自明之章專事反詈一言半辭初無引罪之舉噫
背馳國是暗通玄論外雖燕越之異趨內涼糾糾

之潛結其私相和應之跡昭不可掩至若傳令軍
卒一句引喻不親指意絕恃臣不欲索言而吁亦
凶且譎矣其所排布經營者必非渠一人所可獨
判鉤覈根柢打破窩窟尤不容少緩臣謂島配罪
人尹得字設鞫嚴問期於得情蔡濟恭為先施以
島配之典仍命有司明正其罪斷不可已也 答
曰省疏具悉須見正言李尚度疏批也

承命入侍

初九日承命入侍

以司謁口傳 下教曰史官馳往判府事方到何
處使之知入假注書安邁權來宣以今方離發回

廷教

奏○禮曹叅判徐晦修書啓大臣今既來到闕下
臣則退歸之意敢啓 傳曰入侍事遣史官傳諭
假注書安邁權來宣承 命入侍 上曰前後手
書及別諭已悉予意而今番人言初無指的論列
之事只以權勢威福懸空說去此則從古秉軸者
雖非如卿地處大臣遭彈皆未免如許話頭還不
滿一呷卿若深引非徒自損處義反有受侮之嫌
予於連日和衣達宵繞壁憂歎者非獨為卿一身
而然也卿之勞悴朝廷之安危係焉故耳今既造
朝欣幸何言徐命善曰臣受 聖朝特達之知致

位三事今至八年其所倚毗而責成者可謂專且
久矣而世道則日漸泮漫時象則日漸昞乖此皆
臣之罪也臺臣以此論臣臣豈不受以為罪乎但
權勢云云宗為臣痛寃之端臣無他才能惟以謹
慎二字作為傳家之法今於垂死之年得此權臣
之名其將死不瞑目矣然即今 聖明在上朝廷
雖有真箇權臣何敢自售其肯臆乎不待臣言
聖明必已洞燭矣 上曰其言之專出構捏即此
一段可以推知異志之徒欲為嘗試之計自不覺
其露出真贓亦可謂不幸之幸也徐命善曰尹得

孚曾於庚子春以地處如國際之人務加裁抑之意陳疏其時臣以原任入侍自上府詢疏語臣以用意巧憚不可不明示好惡仰達得孚之不悅於臣自此始矣上曰予豈不記有孚徐命善曰臣之今日入城是豈成說乎上曰是何言耶徐命善曰臣則勿論不似與否名是大臣也得孚則勿論有情無情言是臺論也其所論別者則勿論虛察乃是人臣之極罪也大臣以極罪被臺論不過數次胥命三日出城旋即入來晏然自處以無故則人心之拂鬱後世之譏議當如何耶殿下

每以為臣之地處異於他人臣亦自處以異於他人故屢次敦迫之下不敢仰貽憂惱不暇他顧冒沒入來而今日登筵則為承面諭也初非出脚也筵退之後更不敢為束帶趨朝之計只當杜門縮伏以為自靖之畜而成出江上或在楸下使一世之人知臣之不敢偃處城闈亦是自靖之一端殿下苟欲全保終始特許臣之時往時來千萬泣祝上曰卿何為發此言乎予之所倚以為恃者惟卿一人卿不可整離城闈勿復為難從之請可也徐命善曰判府事李徽之不為請由往留江上

故相臣李澥一番陳達頻作揪行 殿下所已許
於兩大臣者豈獨慳持於賤臣耶 上曰卿則決
不可許之更勿煩說也徐命善曰臣以尹得字蒙
宥前不得進身之意屢次仰奏而臣則入城得字
則在謫臣不免為虛為假飾之人是甚惶悚矣
上曰卿之容物之量豈不感歎而予之嚴處得字
非但為論卿而已京闕義理決難勉從矣徐命善
曰雖於律名或賜減等則在 聖朝優容臺閣之
政亦一盛德事而臣之與有榮焉尤何可勝言更
乞俯諒焉 上曰卿雖縷縷懇請予已牢定不可

朕別蔡濟恭
尹得字事

許施矣○是日領府事金尚喆領議政鄭存謙判
府事洪樂性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煜聯名劄
曰伏以臣等昨上短劄仰暴稽討之罪薰蒙不誠
之誅威罰不加 恩批鄭重惶殞愧慙不省收措
繼伏見夜下備忘彼逆滔天之罪諭之以無憑臣
等沫血之義責之以起鬧又申年前 受教作為
禁令之防限臣等相顧抑塞緒以憂歎噫嘻濟恭
貫盈之惡有萬可誅無一可赦凶肚莫掩真臟已
露而今 殿下不但加刑典乃反宣示絲綸逐
仲曲保以拒一國之大論於是守臣等之感滋甚

而有不暇洞論頭顱先就 聖教而仰復焉 聖教
有曰獄案已洗憑考無所也有曰翻案一款叅訂
已絕也一則濟恭之置辟歸之刑故之乖亂一則
以請討之中止並與元惡而欲恕末又以尹得字
疏語之無所干連疑之勒成曾不意以 殿下明
理之工有如此之 教也噫鞠獄莫嚴詞案至重
雖以人君之尊有不容庇護則濟恭之凶狀逆節
畢露於丙申獄案當日洗草之舉已非朝家之小
失而况又草雖已洗罪則自在今豈可以草之洗
而掩罪之露也哉締交權凶而翻鞠案聞之於權

凶之家人獲之於大臣之 筵奏則所謂家人竄
者尚在豈可謂憑問之無所本事之落空耶高職
已露於前情節又發於後前後執跡若是明的而
觀之誅不可少緩今 殿下猶慮以跡涉疑以或
恐為刑政之乖錯此實臣等之所未敢曉者也若
使今日廷臣果能早下逆節積誠回 天則義理
之湮晦世道之數敗豈至如今日而懲討之論未
免中止者此固羣下之罪也臣等顧安敢辭罪而
今以羣下之罪反弛治逆之律者臣等不能無憾
於 聖教之下也惟彼尹得字疏事藉曰非濟恭

之指使顧其段落形跡自歸相聯至於濟恭之罪
案豈以得字疏而有所增減也日昨臣等之請討
宗以世道人心日就晦溺虞憂之端百倍於前更
不可一味暇豫也何嘗以株連於得字勒成於濟
恭也噫有違必討天下之大義理也此而少忽則
臣不得為臣國不得為國 殿下何不念及於此
而乃以十行之 辭教欲制一世之公議將使朝
廷之上更無沐浴之義宗非臣等之所仰望於
聖明者也伏願 聖明更加三思昨日所下備忘
亟令還收以解四方之惑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

等之懇御等指出再昨夜所下備忘中西段句語
縷々敷陳不啻幾百言繼以收還原本請之予誠
恟怛訝惑不知所以為答如卿等處股肱之列者
尚不能相信乃爾安望中外曉然知予本意也靜
思厥咎尚誰尤哉第一段予不更費辭教辛丑七
月二十一日傳教庚子十二月二十五日筵話膳
出一通貼黃紙尾卿等覽可悉之第二段以家人
之竄者尚在謂之憑問有所而槩其被謫在庚子
秋發論在壬寅秋本事關係何等至重則以大臣
體國之誠豈可以三年前所聞之事始言於伊時

訓局褒貶不
為設行事處
義過中有
別論

耶予於日前備忘記只將大臣宜必知之六字漫
漶說去者辭令不欲暴露無為大臣庇護到今卿
等既以此申復于予予始不得明言惜乎卿等
之不念忠厚之風也所請備忘記還收事並宜不允
於是乎予不免積拂卿等之意切冀卿等之怒察
也

十四日因訓局褒貶不為設行遣史官別論

十三日 傳曰各司褒貶未及為之之處書入皆
令明日為之之意申飭○是日 傳曰訓局褒貶
不為設行云處義尤萬、過中筵席面諭罄予心

附卷

腹而卿猶如是固辭大非所望於卿者待明朝開
坐磨勘見卿所帶衙門貶目入未京司殿最始可
開圻以此意即遣史官傳諭于徐判府事○假注
書安邁權書啓臣敬奉 聖教馳往傳諭于南部
薰陶坊苧屢洞契判府事徐命善所住處則以為
即於夜中史官臨宣 聖旨以訓局褒貶之不行
責之以處義之過中至有待明朝磨勘之 教臣
奉讀以還竊不勝惶恐悶阨之至念臣之日前入
城雖回感激 息數怵畏義分區、廉防有不暇
自恤而至於官職去就早已斷定於心故臣於躬

承面諭之時敢以從今以進未易登筵之意仰
達而退此豈無所以而質言於前席哉今奉聖
教若是申嚴而反復思惟竊無一分轉動之勢每
以賤臣去就仰貽丙枕之煩惱即此罪負萬隕
猶輕伏地涕泣祇俟鈇鉞之誅云矣敢啓

十五日昏 命金吾因 嚴教承 命入侍仍行褒

貶

傳曰知道卿豈可自處以外廷臣耶昇卿劄局都
提舉間又行大將事者凡幾次矣予意卿可黜會
此不多誥卿須思之丁酉以後團束自別于今八

年都相及主將未嘗違改蓋欲委任而責成也予
亦恃之若頗牧者都相是勲薦主將亦老鍊忠謹
人故耳然而部下將官未必人人得人則必須兩
等考課可以黜陟此事關係豈不至重且大乎况
近年元無貶坐頃稟之例焉卿若念及於此尚可
一味固讓所管他司雖不磨勘本局決不可任置
予方臨殿待本局貶目入來然後各司啓本始可
開坼卿須諒之卿須諒之即為舉行事遣史官傳
諭開坼事體莫重時刻已過史官馳往傳諭舉行
與否斯速知來書啓以草本入啓分付劄局應恭

附奏

將卒預即等待待都相進去即為開坐事從事官
發牌聽傳教○假注書安邁權書啓臣敬奉 聖
教傳諭于南部薰陶坊字厘洞契判府事徐命善
所住處則以為史官即又臨宣 聖旨上下十百
言縷、開誨至以本局貶目臨殿待來為 教臣
如有奉承舉行之勢到此地頭何敢為違傲方命
之計字區、情地萬、危感身在城闔已是都沒
廉防處今若遭彈未幾旋即束帶赴公至行貶坐
無異無故之人則同朝之唾點四方之譏議其將
不食其餘在 聖朝禮使臣之義豈不曲賜體諒

有所寬暇乎遂被 嚴誅之外更無轉動之望席
藁私次惟鈇鉞是俟而已云矣敢啓 傳曰才遣
史官苦待回奏即見卿書啓大失所面其中六字
以卿地處尚可輕發此語此書啓萬一謄布朝紙
勢不得一味強督元書啓還付承宣傳諭之行卿
須諒之卿須諒之俄下敷諭不啻諄復開城亦未
免因此過時卿若念及於此豈用一向苦辭予既
以副局貶目入啓後始可開城設言於卿到今予
豈可二三其說急於敷迫未暇長語切冀卿之勿
復辭兵斯速赴坐事入侍承旨更為傳諭貶坐罷

後造朝之意一體傳諭行左承旨李敬養來宣○
政院啓曰即者中樞府錄事來言判府事徐命善
屢勤飭教之下一味違傲惶慄迫隘無所容措進
詣金吾門外祗俟方命之誅云係是大臣去就敢
啓傳曰知道何為而有此過中之舉不料卿不
体予意至此卿若不往赴貶坐磨勘貶目予則斷
無開圻之理卿寧忍使予為食言之人歟竊為卿
慨惋卿須安心勿待命隨史官先為造朝聽予面
諭仍詣貶坐事即令史官傳諭假注書安邁權來
宣○政院啓曰即者中樞府錄事來言判府事徐

胥命

命善伏承 聖批轉益因措至於二字之 教尤
不勝萬、震懍雖承勿待命造朝之命寢動無路
仍為胥命惟願造被嚴勘云矣敢啓 傳曰知道
臨殿待卿已半日矣聞卿仍為胥命無意寢動一
則予之誠信未孚二則予之誠信未孚卿之如是
牢拒凉非意慮所及予於卿尚不能勉回初志致
之朝端予更何顏面董飭羣僚到今卿義不當復
事觀纓卿須諒之安心勿待命即為造朝卿又或
以胥命之意附奏於史官之回予欲躬駕迎之更
冀卿之念此事更遣史官傳諭注書沈晉賢來宣

遂即承命入侍徐命善曰臣衷情崩迫不敢問
候矣上曰卿何為一向固執作此過中之舉乎
徐命善歔淚俱發小頃對曰臣非木石且異豚魚
恩教之曠絕豈不知感激分義之慢褻豈不知嚴
畏而人言則極其危怖情地則極其惶遽雖當迫
隘之境豈有轉動之勢乎哉承不敢聞之下教
倉黃入來以為面懇衷曲之計而貶坐舉行之
命則決不敢奉承矣上曰曉行真殿茶禮不
得穩睡仍為殿座尚今空腹而欲待訓局貶卑姑
不開坼京司啓本子既發說之後到今豈可食言

乎徐命善曰訓局褒貶之行不行是何大事而
殿下過費辭教至此臣誠有憾於天地之大矣
上曰非以訓局褒貶為大事也卿既非時任又非
內局他無致卿之道而卿之不欲行褒貶以為職
事而然也予之因此節拍欲使卿出脚自不得不
過費神用卿何不諒悉耶雖以卿之處義言之古
之休國大臣決不如此古大臣姑勿論今在世之
大臣如金奉朝賀遭彈於崔益男益男之疏比尹
得字其輕重淺深不啻霄壤而身自請討可見公
耳忘私之義卿何不近效金奉朝賀之事只自引義

而已乎徐命善曰崔益男則事閔懲討金奉朝之
不顧私嫌先自請討固其宜也而尹得字則何可
比擬於此乎上曰尹得字豈下於崔益男乎予
當盡言之尹得字或以為蔡濟恭之指嗾而此似
不然或以為宮筵起頭頗涉可疑而此亦不然
必有一種異志之徒為此嘗試之計世道之至此
誠非細憂如此之類卿若得來則予當殪殄滅之
無遺類矣見今朝廷貽擗亦宣成說予予若振動
則遽作一場騷擾予欲鎮安則又復一味委恭其
所舉措全無主宰如是而何能做國事乎大臣若

聞之則必以為不安而予實慨然不覺銜口而發
耳徐命善曰今之大臣受任屬耳世道時象豈有
責成之暇臣則秉軛幾至七八年進為首相亦至
三年之久誤國之罪專在臣身今若亟降威罰先
勘臣罪則此所謂懲一勸百世道時象必當頓然
改觀矣上曰卿在相職有何所為乎頃日左相
以為卿久居揆地注措間豈無長短得失而惟其
向國一心斷不可質此言精矣徐命善曰今日已
晚尚未進水刺誠悶迫矣入侍諸臣姑令少退千
萬伏望上曰卿須即為開坐封進啓本可也徐

命善曰臣既登筵承誨何必更行貶坐乎惟願曲
賜體諒焉 上曰予既請來卿無端退出不行貶
坐則果為何等舉措乎勿復煩說須臾為之也徐
命善曰 聖教至此臣當修落以入矣仍為先退
行訓局褒貶○十七日校理申耆疏曰近日處分
何多過中之舉耶噫大慙巨慙終古何限而豈有
如蔡濟恭者也送賜悖口有是稟賦去國襁家無
此伎倆罪惡盈於天地憤怒極於神人負犯畢彰
於萬目共覩願今羣下所以沫泣殺討不得請則
不已者此固秉彝之所當然臣分之所當為我

蔡濟恭李彥
祐事

殿下不惟不賜允可乃反曲庇而曲貸防護之至
宣示禁條鉗制羣下之口牢拒一國之請此何舉
也此何事也以我 殿下之明聖非不知羣情之
莫過厥罪之難賞而凶逆則每欲涵容公議則無
難排攢義理因此而漸晦亂逆由是而益肆 聖
德之累臣宗惜之况聞濟恭頃日到院之疏尤為
絕悖所引樂毅書中恐傷先王之明一句是何語
也渠既以在趙之樂毅自處則其語脉之陰慘旨
意之窮凶是豈可萌心發口者也其意無君父眼
空朝廷肆然以叵測之言筆之於章奏之間者莫

非 殿下容貸之舉又致今日詬罵之凶 殿下
何不念在廷臣僚腐心痛苦之憤耶噫 殿下臨
御以來未嘗罪一言者未諫之諭丁寧懇惻凡在
瞻聆孰不欽仰而獨於論濟恭之人則一切反是
前此懲討濟恭者勿論大小皆被譴罰至於今番
事而極矣大僚之廷爭者義理也儒臣之劄列者
公憤也乃或 辨教過中處分乖當全無敬禮之
意涼欠恢聽之量金吾之昏命絡續邊塞之行遣
蒼黃臣誠不料 聖明之世有此顛倒之舉也今
當兩司舍默之時儒臣一劄差強人意語雖草

意甚剴切一段衷悃實出於討亂賊規大官之義
而畢竟處分乃與右袒凶逆攻斥義理主人之尹
得字同歸竄謫則寧有是也至若李彥祐之疏粗
效一日之責而刊版之 命亦係摧折窮凶極惡
之逆卒乃無事秉義懲討之人反被竄削數日之
間以此獲罪者項背相望曷色愁沮羣情驚惑
聖德之累臣又惜之噫目下懲討果可謂懲討乎
此等國賊有不可頃刻共戴則固當小大齊籲有
進無退而既發之論未免中撤殺罪之討更無綈
起恬嬉玩瑒又復如前甚至前後臺閣之臣咸懷

顧瞻之習迄無明張之舉則懲討之地不誠如是
尚何望其回天心而明國是誅亂賊而洩輿憤乎
臣切痛之伏願 殿下念亂逆之不可不嚴討輒
言諾之不可不恢拓廓揮乾斷亟允諸臣之請因
命收還伊日絲綸之過中者特寢言者之以言獲
罪者以光 聖德焉 荅曰省疏具悉重臣未徹
之疏中勾語事爾何妄率至此伊時絲綸收還事
予有積費商量者豈歸之一時過中之舉乎收還
二字非可論也大臣予固尊禮而目見其不是處
噤口不言可乎至於李魯春李彥枯等勘罪事出

於明示好惡之意此豈可謂以言獲罪乎

十八日 惠慶宮誕日問安○十九日拜內局都提

調○二十一日上劄辭內局兼帶

劄曰伏以臣之通來去就其重貽清朝之著辱誠
不細矣危怖之言實合屏跡於田里而數日遲徊
旋入京闈玷汚之身寧容抗顏於周行而一番昏
命輒登 文陛怵迫於非常之 教則赴坐無難
慶祝於起居之禮則參班如舊前後舉措一任顛
倒知臣愛臣者莫非為臣憫之則傷手之指可勝
掬乎今此內局之 命固仰收錄之 聖眷寔出

請免諸司
魚務

敦勉之 聖意而臣之目下情地其可以自同乎
人趨造職事或噫大官百僚之所瞻也權勢千古
之極罪也以百僚之所瞻被千古之極罪彈章則
不過一望處義則不逾一官而有呂必赴有除輒
膺東帶朝端畧無顧忌其蔑視臺閣同恤物議是真
恃勢怙權者之所為臣雖焦唇獎舌將何以自
解於唾點乎嗚呼臣無尺寸之勞徒荷丘山之澤
名位之隆芥門戶之滿盈理宜招鬼猜而集衆怒
矣風霜屢撼於弱植雨露偏滋於枯木欲說 聖
恩感淚先道死生禍福猶且不避進退久速其敢

自專况有所遭以來 寵遇愈益曠絕 德意愈
益隆摯每一引罪輒一貽惱臣於是不惟不免於
忘廉喪恥之譏且將自陷於孤恩負國之歸永念
及此寧欲溘然而無知今豈敢以區區之移義復為
瀆擾之計而危蹙之蹤終難冒出保護之地不宜
暫曠反復審量不得不疾敷哀籲伏乞 聖明曲
垂憐察將臣藥院新除并與所帶諸司提舉盡行
刊免俾臣得以隨分處散安意自靖千萬泣祝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日前筵席罄予心曲卿何乃
又事燕讓卿須安心勿辭即為造朝仍各問候仍

待都相入未
啟辭入之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徐判府事無春秋車
身衢來宣○藥房副提調李崇祐啓曰庚炎轉甚
伏未審日間 聖體若何臣等今日率諸御醫赴
早入診詳察 聖候為宜 王大妃殿氣候何如
惠慶宮氣候何如 中宮殿氣候何如 元子宮
氣候何如臣等不任區區憂慮敢來問安並此仰
稟 傳曰待都提調入未啓辭入之遂不得不承
命赴院更請承傳色入啓辭 答曰知道各 殿
各宮氣候一樣矣予則飲暑呻吟不至甚憊而又
因酬應去夜失眠姑無添損之節不必入診矣卿

因尹得字事
處義

則欲於明再明間監煎之便引接矣○是日政院
啓曰吏曹判書徐浩修推考啓辭允此何道理此
何事體其委折撤漏前問啓事命下矣問于吏曹
判書徐浩修處則以為夜漏將半飭教至嚴如非
萬不獲已此時何敢為遠巡之計而第臣母病沈
篤目下疴情寤無離捨供劇之路且自尹得字之
以威權二字論斥臣叔以後臣叔切戒臣無蹈銓
衡之地陳力閑漫之任以避危機以報國恩區區
私心必欲不負臣叔之訓甘自犯於通暢之科致使莫
重命牌經夜於闕外臣罪至此萬隕猶輕云矣敢

因尹得字事
陳疏

啓 傳曰知道然則重臣更不得行公於銓任乎
况命牌之經宿闕外前所罕聞吏曹判書徐浩修
使之斯速入來開政仍以前牌去來催促

二十二日承 命入侍

是日吏曹判書徐浩修疏曰伏以臣母病添篤情
私煎灼既不能進身於賓對又不能列名於聯疏
惶悶縮伏方此俟罪之不暇天官新命忽下此際
臣誠狼狽失圖莫省措躬之所也噫目下懲討之
舉即百世之大防一國之公議大僚諸宰之交口
前席披肝公車者足見人心之同然而衆論之不

可奪也况臣之區、所守受之家庭事關忠邪孔
死不渝而適當齊籲之時獨違謹何之加虧義沒
廉姑捨勿論在朝廷綜名宗之政亦豈不有損乎
抑臣一自尹得字疏以後銓地一步矢心自劃臣
父臣叔立朝數十年謹拙處心謙恭持身居家絕
徵逐之人在公惡黨比之習所以兢、戒盈者必
不至招納權勢之目而祇緣 聖恩偏厚微諒難
恤清要睚眦之場不敢力辭而歛避於是乎人怒
鬼猜投間抵隙畢竟同極之讐言無賴如臨之初
心矣向來臣叔迸出城外之日申、戎飭于臣曰

從今以後銓柄文任甫母云宿趼視作鉄限必違
乃已然後庶不愧言者之言而得免於貪惡孤負
之科所當殫竭者其惟閑司慢職乎臣佩服銘心
矢不荒墜今若怵迫 恩命弁髦家訓揚趨造
不少顧忌則縱臣不自恤人謂斯何昨日三違召
命茲又屢伏承飭教之截嚴情窮勢蹙求死不得
冒犯瀆撓之罪冀被鉄鉞之誅伏乞 聖明下臣
司敗勘臣大何以甫朝綱以安賤分千萬幸甚
荅曰省疏具悉自卿家力辭要津孰肯夷險向前
卿其勿辭行公 傳曰都提調入侍承 命入侍

上曰昨日卿何為陳劄乎徐命善曰臣怵畏 嚴
命雖不得不間、赴公今若諉以保護之職仍因
出脚視若固有則廉隅都喪人必唾點非不知瀆
撓之萬、惶悚而衷情所迫冒死申懇矣 上曰
吏判之若是固辭何也徐命善曰吏判何可行公
乎人方以權勢論臣而臣家之人復據權要之地
則不但有放恣無忌之嫌物情必大段拂鬱此等
處有難以分義為重雖被嶺海之典亦不敢為承
命之計矣 上曰今聞卿言予亦豈無體諒之意
而既授旋違不無曲循之嫌且外面觀之必以承

捨卿家人知之此豈不難處乎徐命善曰獲蒙許
解則全保之澤人皆感頌豈有如是知之之理乎
臣家之前此受恩亦已多矣而今日曲念之殊
渥竊又攬手而俟之矣 上曰更當入量而處之
矣 上曰朝廷舉措誠可悶矣蔡濟恭事何為忽
又如此耶徐命善曰懲討之延拖至今莫非小臣
之罪臣若誠寤致討於發論之時則伊後三司豈
不思明目張膽以至間斷作輟乎今日則勿論朝
廷士庶莫不齊憤大臣事誠非得已也 上曰此
是臺諫之責大臣何可替當乎徐命善曰臺諫所

為誠極駭恠而此則必以禁令之故難於歷舉負
犯尚不得發啓而凶逆人得以誅之可也何待臺
諫之發啓乎 上笑曰卿則非公言不欲與卿說
此矣 上曰大臣何為議薦耶既以同被罪罰為
請故子則認以為不薦矣徐命善曰迫隘而致然
云矣 上曰銓官之并受兵判薦望及兩正卿加
望以來者此豈銓格乎徐命善曰吏判去就未決
前則不可以開故論薦望之一時受來誠為失體
矣 上曰判尹加望鄭昌順亦好矣而此則方有
纂輯之役自當因賞典陞品知申非久有父子同

加望 鄭昌順判尹

吏判今姑許遞

親政翌日入侍

列之嫌欲於次對示意而未之及矣徐命善曰臣在藥院聞有加望之教以此酬酢矣今承聖教至當至當矣仍稟定湯劑後退出傳曰聞判府事筵奏已以体諒為言以今銓地一味強責亦非為其家之意今番則姑許陳懇無所不可吏曹判書徐浩修今姑許遞三十日內局入侍是日親政翌日問安後上命內局入侍承命入侍上曰卿既入來留者都政除職人奏對可也吏兵批除拜守令察訪邊將營將復職初仕

人次第陞殿下詢仰對後退出上曰今番都政多寡何如臣對曰兵批則邊將多窠近來初見吏批則南行守令雖不成樣文武窠則不可謂埋沒矣上曰都政善為之耶臣對曰別無做錯亦無碍眼處如是為之亦不易矣上曰卿之政事才誠異常矣昨日扈衛別將望先入於都監中軍望入之前且其排擬殊不泛然矣臣對曰臣近不見客曾前所見之人皆已忘之此等散窠往有艱辛得來之時矣七月初二日與諸原任聯名上劄

請元子冊王
世子

領府事金尚喆判府事徐命善李徽之洪樂性聯
名劄曰伏以大德得祿邦休無疆惟天惟祖宗
眷顧默佑廼以太宗大王誕降世宗大王之
寶齡篤生聖嗣猗歟豈不休哉自元子定號之
日宗社神人之所屬望八域萬姓之所延頸何
闕於冊禮遲速而第伏念儲位至重典禮至大臣
等之前後陳請非一二每承延教尚此遲
臣等雖甚愚迷豈不知聖意攸在而臣等謹按
保傳篇周成王之封為太子乃在襁褓之時則以武
王之大聖未嘗以年歲之方在冲幼而或忽建

儲之大策固何待漢有司早建之請也况今元子
溫文之姿近益岐嶷千尺之衣日漸長大以至言
語步趨較之數月以前迥有勝焉輔養諸臣未嘗
不入而仰瞻出而相慶國家應行之禮雖在寢床
之初尚不容少緩矧茲睿質之儼然夙就乎當此
之時政宜正位貳極名號益尊逆置省僚輔導益
廣由是而諭教我元良鞏固我國勢維繫我民心則
是所謂行一而三善具焉者也仰惟聖孝篤至
盡誠殿宮承歡致養靡不用極迨此吉辰亟舉
盛禮則以殿下至慈之情嘉悅欣喜當復如何

而我 殿下養志之孝亦豈有大於此又况我
寧考五十年治平權輿於是月西 聖人誕彌之
月同符於九秋以此年以此時而趾美承休重啓
我東方宥密之基傳之悠久垂之無窮則洋洋涉
降之靈亦豈不悅豫在上而曰予有後予以 聖
上無物不周之神運聖思必不待臣等之煩瀆而
遲待之餘不勝抑菴廼敢相率聯願伏乞 聖明
亟降 俞音以副 宗社臣民之望焉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此是至重至大之邦禮
卿等與時任入未面陳之仍 傳曰此批答遣史

官傳諭于原任大臣假注書金孝建來宣○政院
啓曰領府事金尚喆領議政鄭存謙判府事徐命
善李徽之洪樂性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煜章
禮堂卿宰來詣請對矣 傳曰入侍承 命入侍
諸臣迭請封典 上特許之命書傳教曰以元子
為王世子諸臣齊聲呼千歲而出

叅文衡圈坐

傳曰文衡圈點今日舉行時原任大臣九卿命拍
會圈○大提學圈點七點吳載純鄭志儉五點洪
樂命金鍾秀三點黃景源

奏請使以右相
屬望之仰奏

承命入侍

上命時原任大臣入侍 教曰奏請使今當差遣
矣大臣中誰可行耶諸臣未之及對 上曰領府
事老病李判府事者社非所可論領相病難泚役
洪判府才已往來徐判府筋力似不能支達左右
相以輔養官亦難遠離何以則為好耶臣對曰臣
之筋力恐難得達竣事而雖中途顛仆臣敢請行
欲以少伸微忱矣 上曰卿何以作行耶諸大臣
以前此諸議以右相屬望之意仰奏 上曰好矣
差丹禮都監都提調

差都廳監造官

是說

都監都廳沈基恭李願祥監造官李敦源李齊淵
李英秀趙重鎮李海敷朴敦浩差下○少退還入
上教曰卿之政才異常矣都廳可合人予以沈基
恭李願祥思得矣果不錯所料矣徐命善曰文學
李願祥既以都廳差下則專對之任早即變通然
後可無前頭寤意之慮李願祥冬至書狀減下何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本都監都廳沈基恭
方帶外任今姑改差令該曹口傳付軍職使之察
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
初三日以都監都提調入侍

時原任大臣諸
文衡同為入侍

傳曰都監都提調入侍政院啓曰冊禮都監都提
調徐命善依 下教來待矣 傳曰入侍

初四日承 命入侍

傳曰奏文有下教事奉朝賀時原任大臣入侍中
樞經歷尹守默來宣政院啓曰奉朝賀金致仁領
府事金尚喆領議政鄭存謙判府事徐命善李徽
之洪樂性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煜依下教來
待矣 傳曰與諸文衡同為入侍

初六日承牌詣闕

初五日政院啓曰 王世子定名吉日以今七月

賓廳會議

初六日卯時啓下矣時原任大臣政府館閣堂上六
曹叅判以上明日待開門命拍會議之意敢啓
傳曰知道○是日承牌詣賓廳議定後仍即入侍
稟旨

初七日詣闕獻議後承牌議歸

傳曰是年八月即我 先大王御極之年若月也
五紀勝變之治基於斯萬世啓佑之休基於斯亭
午之運遠稽唐堯此誠我東方千一昭明之會也
顧今天運回斡良辰重屆自卿大夫至于士庶人
莫不曰是歲也是月也吾 先大王御極之年若

獻議

月也相與咨嗟咏嘆舉切於戲不忘之思初在予
羹牆之孺慕尤當作何若懷噫報本之道莫大於
揚先史稱克昭乃祖禮譏知而不傳成王周公所
以闡文武之謨烈尊而至於配天而不恭者此也
考之我朝尤重蠶甫祖追上徽號于太祖
太宗英考追上徽號于孝宗顯宗肅宗噫範金
為章鏤玉為策奚足以謨畫日月之萬一哉際不
如是無以彰鴻化而貽燕謨也洪惟我先大王
之德之行遠乎人耳目決乎人肥髓如天地之無不
覆燾如雨露之無不涵濡躋一世於熙皞皞之

中小子於此何述而雖然以魏蕩之難名莫得以
表章之以教臭之難尋莫得以儀形之在帝堯文
王固無加損而未可謂之盡後人不責也噫我
寧考揚謙之德即國人之所共誦而小子之所仰
体者也小子嗣服之後顧欲揄揚寤寐如結而遲
待至于今豈但典禮之至重至大而然哉今也以
甲辰之歲逢仲秋之月不以是時誕舉徽稱則何以
慰八方黎庶親賢樂利之思乎又况陟降洋錫
我祚胤既符建儲之曰甲又同流虹之令節而定
號則在尊世室之日也丹封則在御寶位之月

英宗大王貞聖王后
追上尊号王大妃殿
加上尊号事

也事、相符、若合契茲豈非我 寧考所默佑
而陰騭者耶嗚呼報答一事惟在揄揚在廷羣僚
尚有以知予心否乎猗我 聖后嗣徽之德禮合
并行彛典近粵三十載母臨誕敷陰功奠國執於
恭山盤石之安加號之儀不容少緩 英宗大王
貞聖王后追上尊號 王大妃殿加上尊號當否
予欲詢于卿等決之咨爾宗親文武百官須各執
議臣獻議曰洪惟我 英宗大王以唐堯起元之
歲協周文享國之年 盛德大業昭在簡冊 深
仁厚澤普浹肥髓於乎不忘之思十載如一日摸

畫天日非不屢矣揄揚 謨烈猶未盡焉以 聖
上不匱之思、欲追上 顯號用寓美牆之慕此
宗情理之所不容已也何況陟降默佑祚胤永錫
乃者貳極封冊之慶適在 寧考踐祚之甲事則
非偶禮若有待誕舉 徽稱仰答洪休允合崇報
之義至若 聖母延薦之儀 東朝加隆之典乾
坤合德慶原本於啓佑 日月齊光義則均於闡
發伏承 詢咨之音益切顯祝之忱伏惟 上裁
傳曰詢之百官僉議純同 英宗大王貞聖王后
追上尊號 王大妃殿加上尊號令儀曹知悉舉

行傳曰嗚呼顧腹之恩啣恤之痛孰有如予小子哉欲伸千乘之養而穹壤靡逮徒循三朝之禮而慈心莫慰撫躬隱痛此何人斯餘麻施于孫子乃今元良定號緝儀將舉奠洪基於無疆惟景祿之有自因今撫古愴欣交中嗟爾廷臣亦能諒此懷否區、淺忱在於追加顯號少荅 隆恩前此雖已一再舉矣而邦慶茲大則追慕彌切思慕彌切則盛禮必備亦情理之宜然也未知達禮者或將以多議為譏歟抑仁人君子庶或悲其情而諒其心也嗚呼所不得為者固不敢為而其所得為又安得

景慕宮追上尊号
惠慶宮加上尊号

而不為也哉事係莫重理宜博詢 景慕宮追上尊號 惠慶宮加上尊號當否大臣卿宰館閣三司之臣各具意見以進之臣獻議曰伏以積德於中則得名也大慶流於後則身報也長此天理之所必然人情之所同祝也惟我 聖上以不匱之思無窮之慕其於禮之所得為孝之所得伸致隆盡誠靡不用極朝野臣民之凡厥瞻聆孰不欽頌感歎繼之以流涕也今此元良定位國本永固爰推祥慶之所自詎緩歸美之盛典而伏讀 綸音嗚咽懇惻在廷卿士相顧失聲倍切愴慕之忱舉

請對入侍

思揄揚之慶 惠慶宮邸下保佑 聖躬以及文
孫益鞏邦家盤恭之基誕舉顯號仰答毓祉衍慶
之庥尤是舉國祈望之誠伏願亟命有司即舉嘉
典焉 傳曰詢于卿宰館閣三司之臣僉議純同
景慕宮追上尊號 惠慶宮加上尊號令儀曹卜
日舉行

初九日以都監都提調入侍○初十日請對入侍

因 景慕宮徽號與 景廟尊號有相似字時原
任大臣與諸文衡詣闕請對稟旨厘正○是日史
官金良侗出來口傳 下教曰日熱如此連日勞

輔德宗憲事
詢問

攘可念明日則勿赴都監為宜遂以依 下教不
赴之意仰對

十二日隨 駕詣 宗廟 景慕宮○十六日次對
入侍

是日次對有原任同入之 命承 命入侍 上
曰春坊兼輔德今為堂上寮而通擬之法尚無定
規向來吏判有出舉條定式而猶未恰當蓋寮兼
輔德曾為堂下官時差擬之法固有各異兼官則
東壁外無得為之寮官則西司之已通春坊者秩
陞亞長則例皆檢擬今作堂上寮之後亦宜不同

已通兼官之人自當無碍於京官而只通京官之人似難渾擬於兼官在前諭善以極選之故曾經者不過數人兼輔德固是春坊堂上寮極選而若使比同於諭善則通擬之跡未免太窄至於輔德比之兼輔德實合稍廣如何定制方為稱當吏判先陳意見可也吏曹判書趙時俊曰臣之向來筵奏未免模糊及今講定寮合事宜臣意以為兼輔德以大司成已通人通擬而若閣臣吏議副學則視堂下東壁之例雖佐貳獨政直為擬坐寮輔德則以大司諫已通人通擬著為定式則界限不至

於太狹官方亦合於慎簡而事係官制下詢大臣處之何如上曰諸大臣各陳之可也判府事徐命善曰寮兼輔德既陞堂上寮之後臣則意謂與堂下時稍異似當通融備擬矣今仗承聖教恍然大覺廣取人才之道不可不分而二之矣然則已通兼輔德者雖可直擬輔德已經寮輔德者又當通擬兼輔德而若論界限則兼輔德以已通國子長以上人通擬寮輔德以已通薇垣長及雖未及通而當通薇垣長之人通融似好而此係官制變通廣詢的定恐宜矣諸大臣及曾經銓官各

有所奏 上曰僉議既合予意依此定式可也
上曰宗無輔德備擬之規雖已定式而既作堂上
窠之後春坊無亞長窠若以弼善為亞長窠則能
無掣碍之端乎吏判更陳之可也趙時俊曰輔德
宗無官曾以堂下從三品窠為之而今為堂上正
三品窠堂上堂下雖有正從之別其為三品則一
也且弼善自是四品窠兩司亞長亦可通融為之
三品以下每品分排依前自如不必更為變通矣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弼善以下次之陞
品則多有掣碍之端仍舊毋負無妨弼善無輔德雖

是四品依應教例作為春坊之亞長亦無不可蓋應教名
雖亞長職是四品故銓郎不由掌弼直陞應教者良以
此也然應教則直入承旨望又與執義司諫相往來而弼
善則似難如此只當為春坊之亞長而已諸臣各有所奏
上曰吏判意見甚好僉議別無異同依此定式可也

承命獻議

傳曰東宮冊禮自內受冊則有正副使其服色雖
有庚午丙辰巳例既非五禮儀所載且均是發冊
而王妃冊禮則使臣具公服東宮冊禮則具朝服
亦不無斑駁之嫌今番宜有一定之式令館閣博

東宮冊禮時正副
使服色詢問

考可據典禮草記奎章閣啓曰今館閣博考可
據典禮草記事命下矣臣等齊會本閣博考可
據典禮則唐宋皇朝冊皇太子時元無使者服色
之載錄只曰羣官各服其服而文獻通攷開元禮
冊皇太子妃儀有曰儼者公服杜氏通典冊后儀
有曰賓主及行事者皆公服此與我朝五禮冊妃
條使者以下出光華門外改具公服其義相同蓋
命使發冊之時使者之具公服自是古今應行之
典禮而至於皇太子王世子封策皆是親臨授冊
初無命使節次故庚午丙辰兩年徇照五禮儀中

冊妃時禮而但當初儀註只為遵用其上改具朝
服之文未及照據其下段改公服之儀到今援以
為例事久詳備臣等之意使者授冊命之時先著
朝服出殿門之後改具公服恐合事宜矣敢啓
傳曰知道考諸中朝禮忝我朝禮節有可據使
者具以朝服受冊於大庭改具公服傳冊於東宮
宗合禮意而係是莫重之禮令禮堂問議今日入
侍諸大臣處待收議來到禮堂各具意見草記稟
慶事分付可也臣獻議曰凡使者之服公服則中
朝典禮與我朝五禮儀俱已昭載於嘉禮條朝服

則無他可照之文庚午丙辰之以朝服磨鍊未知
何所考據而內閣草記所謂只憑上段之說似或
近之今若以朝服行禮則與在班諸臣既無區別
之義與嘉禮使者亦有班駁之嫌改以公服仍為
一定之式恐合事宜伏惟 上裁
二十一日隨 駕詣 皇壇○二十二日叅丹禮都
監初度習儀○二十四日叅丹禮都監再度習儀○
以都監都提調入侍
傳曰都監都提調習儀後入侍今番只執事官行
禮政院啓曰都監都提調徐命善依下教來待矣

冊禮副使金後
素所帶素職
許遞

傳曰入侍承 命入侍于重熙堂補階後所都提
調徐命善曰冊禮副使金履素方帶都憲之任多
有相妨之節臺職體重雖不敢直請度通而事勢
則可悶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許遞可也徐命善
曰今該曹口傳付軍職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七日以都監都提調入侍
傳曰坐直承旨與冊禮都監都提調入侍承命
入侍都監都提調徐命善曰冊禮後例有 王世
子謝箋而聞禮曹以方在冲年草記權傳云坐堂
受賀既已磨鍊進表裡亦以自內為之磨鍊則獨

王世子冊禮後
謝箋表錄事

於謝箋不為磨鍊恐非備禮之義臣意則一依磨鍊似好故敢達矣 上曰依為之

二十八日大臣閣臣二品以上三司請對入侍 隨駕詣禁衛營叅 親鞫

是日禮房承旨李在學自傳 香所直為詣閣請對以凶賊夏材萬古所無之五言小紙發告大臣卿宰傳聞此報莫不憤痛欲死詣闕請對政院啓曰時原任大臣率二品以上有稟達事來詣請對矣 傳曰入侍又啓曰時原任閣臣有稟達事來詣請對矣 傳曰入侍又啓曰諸王堂有稟達事

因李在學發告親鞫夏材

來詣請對矣 傳曰入侍又啓曰西司諸臺有稟達事來詣請對矣 傳曰入侍入侍時罪人金夏材為先具格拿來淳昌郡守金斗恒為先改差事榻前定奪親鞫為之處所以禁衛營為之事 下教仍即隨 駕詣禁衛營叅 親鞫罪人夏材刑問一次訊杖笞二十六度萬副猶輕大逆不道承服正刑

八月初一日叅丹禮都監三度習儀承 命入侍初二日行 王世子丹禮後時原任大臣承 命入侍

徐澈修教字
奉作案擬
入

七言聯句

上謂賤臣曰今當有行賞之典矣錫馬與子侄除
職孰勝賤臣未及對左議政李福源曰子侄錄用
勝於錫馬矣仍下子婿弟侄除職傳教賤臣略陳
感激之忱 上曰非卿安得有今日耶仍命吏
判趙時俊入侍 教曰徐澈修既下除職之命
有何當窠乎如無窠則以尚瑞院官負次之陞移
作窠舉行可也趙時俊曰敦寧叅奉有過限不來
者適改擬入何如 上曰好矣
承命應製

上親製七言律上下兩句以示志喜之意仍命

大臣閣臣承旨賓客春坊都監堂上正副使聯句

以進○吾家大慶每今年御製金尺洪圖萬世傳

列朝深仁基業厚領府事臣金尚喆皇穹垂佑本

支綿唐堯瑞甲回新篇領議政臣鄭存謙軒帝樞

星耀曰躔丹東奇徵方驗古判府事臣徐命善黃

華 聖節又符前怡愉喜氣融 三殿判府事臣

李徽之蹈舞欣殷動八域天意可占生質異判府

事臣洪樂性人心已繫定名先官緣輔養瞻光屢

左議政李福源位忝賓僚覲德專海濶河清謚頌

盛原任提學黃景源禮成樂備都文全周邦瓜瓞

徵岐嶷 原任提學徐命膺 夏啓謳歌識敬賢日表

溫文欣夙就 提學金鍾秀 尺衣端穆仰齋慶龍樓

繞綵開 宸笑 提學吳載純 鶴禁橫經待曹筵早

諭身先三善教 原任直提學徐浩修 廣息徃許一

年蠲七章服進輿情聳 直提學鄭志儉 貳極門開

寶丹宣青邨近休承出震 檢校直提學徐有防 朱

陽絀照協重乾需雲同樂均霑渥 直提學朴祐源

岳牧齊歡各奉箋日午重熙瞻寶額 原任直閣金

字鎮 春回八彩擁祥烟陽和普澤覃編戶 原任直

閣金載瓚 保傳新書講細檀節近流虹騰華祝 檢

校直閣徐龍輔 綸頌貽燕誦周篇宮葢拜賜恩濡

首 檢校直閣鄭東浚 班笏環瞻喜聳肩千一史應

書簡冊 待教李崑秀 四重詩合載笙絃責成罍禮

呈鰲抃 原任待教尹行任 蒙養新工在燕洎率土

胥歡爭祝斗 承旨宋載經 自天申錫又如川仁教

及遠咸顯若 承旨李在學 彛典遵先復煥然化景

初舒遲午漏 承旨李致中 休徵方在驗秋田天成

睿表如升旭 承旨李時秀 日乾新知譬達川星會

兩行齊翠弁 承旨趙興鎮 雲成五彩護青緹傳臚

禮舉三呼動 賓客徐有隣 志喜訶賡百韵聯恭進

寶圭承拜跪

春坊李文源

齊鳴玉珮脩周旋今朝

快觀爭時拭

春坊權鑑

三載同祈幾頸延瑞霽初

凝霍鳳闕

春坊李祖承

祥風徐拂五花朝欣均左

海歌無競

春坊李謙彬

壽斂南山頌不塞蒼皞象

輝排陞仗

春坊徐有成

明離叶律奏庭懸欣情此

日同跛躄

春坊林濟遠

和氣如春及有蜩睿德新

模文賁竹

春坊李集斗

鴻名肇錫譜添璿元知是

禮三五自

春坊沈晉賢

咸曰吾邦萬事圓雷肆末

班榮亦極

春坊鄭東觀

緋衣副价寵仍偏初貽哲

命霍函奉

副使金履素

上報 洪麻五丹鑄節屆

中元辰既吉

都監堂上金魯鎮

福膺皇極慶相連

將傳 聖主心精一

都監堂上李在協

可卜 宗

枋業萬年物色正當秋有實

都監堂上鄭一祥

工

歌相與樂無邊衢謠可但民情見

都監堂上徐有

尊是日晴明又識天

初三日參陳賀承 命入侍○時原任大臣聯名上

劄

領府事金尚喆領議政鄭存謙判府事徐命善李
徽之洪樂性聯名劄曰伏以國有無前之吉慶則
亦有無前之需澤者理也今者大赦之 命宗由

清寢龜柱出
陸之命

於大聖人導迎和氣咸與維新之盛德至意而至於事關隄防不容遽議况龜柱凶壯逆陽既悉於三司合啓已成新案皆曰可殺尚今假息於地上已是屈法伸恩况可以自島而陸漸就輕典乎臣等雖甚愚迷豈不知聖意之因此慶會仰慰慈心而第念王法不可撓也國論不可遏也義理之日漸晦塞大可懼也亂賊之無所懲思深可憂也以殿下穆然之慮何不念及於此乎况今劇逆層生世變難測使龜柱之罪闕元惡者不由王府直令量減涼有方來無窮之慮敢將筵中

未畢之說相率聯額伏乞聖明亟寢龜柱出陸之命以嚴王法焉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值無前之邦慶行非常之沛澤於理即然何論有例無例奉朝賀場名之命既出仰慰慈宮之心金龜柱之量移陸地亦由仰慰慈殿之意此等處付之全恩之科不害為經權得中卿等諒之劄未不由王府云云是誠何說卿等似未解本意矣臺階不但未收殺至於撤籬若無禁府公文不可為之俄筵以公議許令一伸為教際是不妨公不妨私之意併冀諒此仍傳曰此批荅遣

史官傳諭于時原任大臣假注書任希鐸來宣
承命獻議

傳曰今日即釋菜受香日也俄命都承旨奉審
文廟後諸執事學生依例摘奸捧舉案矣今聞承
宣回奏之言舉案不為捧來忽以食堂到記收聚
以入此前所未有之舉朝於陪筵之班雖見儒生
之數多以因此設科則事近無名亦涉偉科只問
舉案人數之如何又以此有與大臣酬酢者此猶
然矣食堂儒生之無端收到記不可但以不察言
然既受之到記未知何如區處為穩該承宣係是

已受之到記仍
令在製施賞
悅事志秋議

宥旨前事雖不論罪收到記區處一款不可不
廣詢處之政院即遣史官以此意問議于時原任
大臣以啓臣獻議曰設科取人事体不輕今以到
記之誤收仍行無名之偉科誠如 聖教恐不可
輕議 聖意若以已收之到記為難區處則布此
傳教曉諭齋生仍令應製施賞慰悅似或無妨臣
之愚見如此伏惟 上裁

初四日内局入侍

政院啓曰藥房都提調徐命善提調徐有隣為承
候來待矣 傳曰入侍承 命入侍湯齋以橘薑

茶前人事定奪

初五日内局入侍○初六日内局入侍

是日入侍 上曰搃我廳北麓補築之役有甲乙之論故姑令停止卿須往審其形止而決之可也 賤臣與諸大臣偕往看審之意仰奏 上曰好矣

初八日役處看審後承 命入侍

政院啓曰領府事金尚詰判府事徐命善李徽之左議政李福源備局有司堂上金華鎮徐有隣李在簡補築處看審後來待矣 傳曰入侍承 命入侍齊陳補築不可已之狀仍 命更為始役

占訪大臣借使
振我歷北麓補
築處看審之
意仰奏

齊陳補築不可
已之狀仍命始
役

七言唐進

初九日隨 駕詣 景慕宮○十一日以司僕提調入侍○十五日 真殿親祭時參陪班○十六日隨 駕詣高陽宿所○十七日隨 駕詣 永陵還詣坡州宿所○十八日隨 駕還都○承命應製

大駕自高陽書停所臨發下 御製七言絕句一首 命承史閣臣內局都提調賡進遂索承旨紙筆立書以進詩曰西陵 輦路去來通三日官齋瑞靄紅霜露餘懷頌惠澤滿庭華祝五雲中大駕至德水川幕次宣飯于近侍諸臣及侍衛將士親製五言律上下兩句命諸臣即席聯句以進題

五言聯句

曰德水川駐蹕與大臣閣臣承旨聯句畿伯以導

駕來迎亦與馬詩曰駐馬黔巖路御製恭瞻御

製碑天清溪水活判府事臣徐命善霜早宥容奇

萬幕平郊遠檢校直提學臣徐有防千箱瑞穀垂

祥光盈禹甸原任直閣臣金宇鎮喜色上堯眉

繡旆輕塵動檢校直閣臣鄭東浚仙韶瑞日遲見

羹伸聖孝檢校待教臣尹行任宣飯軫羣飢幸

值風雲會提學臣金鍾秀均沾雨露私竹苞松茂

詠檢校直閣臣徐龍輔蘭秀菊芳時晉接交簪佩

直提學臣鄭志儉從容似殿墀今年增聖慕檢

校待教臣李崑秀

此地啓洪基謠頌播倪耄直提

學臣朴祐源

輝光載路歧逢仙蹕發都承旨臣

宋載經甫羽旄儀獲侍傳奎席京畿監司臣沈

灑之同拚賜醞危昭回宸翰揭提學臣吳載

純蠲貸渥恩推夏豫元徽度檢校直提學臣徐浩

修虞虞愧鹵辭貢誠筐或鞞左副承旨臣權謙詢

瘳仗頻移大有秋呈瑞右副承旨臣李時秀中

元月滿規寵光前席遍同副承旨臣趙興鎮佳氣

近城知盛事堪誇後原任直閣臣金載瓚聯成五

字詩御製

二十日承 命獻議

因幼學朴光正上言有叔議之 命臣獻議曰故
判書朴仲林當六臣殉國之時父子併命節義卓
犖曾在 肅廟朝既蒙褒贈之典且其爵秩至於
冢宰尚未賜名宗是欠典特命太常依例舉行恐
合事宜伏惟 上裁○曰幼學高胤賢上言有叔
議之 命臣獻議曰絀絕存亡自是 聖世之博
典况勲臣不遷之祀尤當自朝家許今立后而第
其世派之相當未可的知更令該曹查問于門長
為宜伏惟 上裁

故判書朴仲林
特施易名

因高胤賢上言
叔議

二十一日請對入侍

政院啓曰領議政鄭存謙判府事徐命善李徽之
洪樂性左議政李福源有稟達事來詣請對矣
傳曰入侍

請對入侍

二十二日以司僕提調入侍○二十六日 親臨春

塘臺別試射時以試官入侍○二十九日朝參入侍
朝參入侍判府事徐命善曰今日臨門朝參寔出
我 聖上感時寓慕之孝思而恭聽 綸音繼志
述事之意褒忠獎節之 教藹然於十行之間臣
不勝激仰擯頌之至第伏念古之甲辰今之甲辰

朝參入侍

相去六十餘年而以時勢言之則古之甲辰難而
易今之甲辰易而難蓋古之甲辰當先朝光御
之初忠逆混淆主勢孤弱凜乎如一熒之危而卒
之朝象底定邦基永鞏克享五十年太平之休者
以其羣臣上下恐懼警惕扶植名節勦蕩亂逆必
以明天理正人心為時措之第一義故也所以難
而易也至若今之甲辰我 殿下之勵精而治九
年于茲治成制定時和歲豐景貺有川至之慶寶
曆奠磐泰之固比諸古之甲辰可謂既安且寧而
祗緣丙丁以後歲月稍久隄防漸弛習俗狃安士

氣委靡懲討一事擔却筵籬鄭妻梧根也而偃處
近畿不以為憂龜柱逆魁也而出置陸地不以為
恠甚至於生出亘萬古所無之夏賊而朝廷之上
亦未見有刺腹刎頸食肉寢皮之人天理由是而
晦塞人心由是而陷溺京有駸然莫可收拾之
慮此莫非羣下不忠不孝之罪而臣愚死罪竊以
為 殿下之奮發振刷其視丙丁年間不啻有十
漸之歎矣若使昔日褒獎之忠良得見今日恬嬉
之朝象則當以為如何也所以易而難也人臣之
勉戒于 君上者必曰勤聖學開言路節財用訪

七言賡進

人才而臣意則猶屬次第講究之事今日之明目
張膽違如救焚拯溺者無出於明天理正人心
六字而此宗繼志述事之急先務踐位行禮之一
大政伏願深軫 聖念益懋乾剛俾臣等獲覩
先朝五十年功化復始自今是臣區區之祝也
上曰所奏切實當体念矣

九月初六日

親臨受誓戒時以獻官進叅○鶴城

君賜几杖時入侍○承 命應製

上親製七言四韵兩篇 命諸大臣賡進賤臣詩

曰 聖世元多久視人尊年盛事見吾身仙韶法

醞于官會鹿几鳩筇九耄壽歲在 寧王光御甲
時逢 貳極誕彌辰雲章更侈昭回字曠古恩榮
孰與倫白髮尚留甲春恩推錫類感廷紳 聖
朝優老三王禮當日陪班一个臣方值菊月同慶
會更看楓陛獻年人 宸心豈但博宗義衆美皆
從此舉伸

初七日 王世子誕日問安○初九日叅上丹寶習

儀○十二日隨 駕詣 太廟○十三日上丹寶習

親祭時以亞獻官叅陪班仍詣 璿源殿酌獻禮時

叅陪班○上劄辭錫馬之典

請收錫馬之命

劄曰伏以 寧考之初元載回 文孫之封冊誕
舉薦 徽稱於流虹之節仲 聖慕於裸卷之禮
慶溢 宗祊權均中外臣於此時猥忝獻官以當
日逮事之蹤廁 清廟顯相之列方切微忱之與
榮有何寸勞之可紀而天既 寵賚亦及臣身
聖念雖出於飾喜臣心倍愧於罔功茲將短劄仰
暴辭賞之懇伏乞亟收 成命以重 恩典不勝
幸甚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日吉辰良大禮順成
慶喜難以容諭既馬之錫宗循彛典卿須安心勿
辭領受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徐判府

事無春秋車亨衢未宣

十七日隨 駕詣 景慕宮○十八日上冊寶 親
祭時以終獻官參陪班

錫馬之曲 廷稟不受

伏蒙 錫馬之曲以無異置賞 廷稟不受○以
樂章文製述官又承半熟馬賜給之命

二十日 親臨春塘始九日製時入侍○二十一日
承命入侍

傳曰藥房都提調入侍

二十二日 大殿誕日問安○二十三日承命入侍
傳曰兵判經宵促飭無意膺命此何道理此何事

体夜深後始聞承宣言以沈煖之辭疏勾語引義云
而蓋其疏語不過自道伊時事狀元無別般斥言
之事未下批之疏無敢引義 先朝禁令何等截
嚴且本事前此業已悉諭今不架置而丁酉秋奉
朝賀之疏人孰不見先見之明不可責之於中人
以下此鄭蘊諸人之猶未能詳觀到今執此為言
者決是常情常理之外又况是誰之家是誰之兄
為其弟而若不顧藉其兄是反有貽累於其兄予
固知之以澳之之本末決無甘心於其家之理然
則重臣之如是引義外面觀之徒滋聽聞之起惑

世道之憂容有極乎今以煖之自明之疏若作重
臣引義之端予恐從此時象無底定之日寧有是
也寧有是也昨以茲事已與吏判有許多說話吏
判之見正合予意奉朝賀何不勸令重臣承膺乎
有此下教之後重臣更又引入不出大闕臣分大
闕世道兵曹判書徐浩修從重推考殿座前斯速
來待 傳曰湯劑有下教事都提調使之來待
傳曰兵曹判書徐浩修記過待令賤臣遂承 命
入侍兵判亦令蕩滌入侍

二十四日抄啓文臣 親試時承 命入侍

承嚴命入侍
兵判蕩滌入侍

內乘李永秀所
帶宣傳官改差

分所試取

是日入侍司僕提調徐命善曰內乘李永秀方帶
宣傳官職務相妨今姑改差何如 上曰依為之
傳曰再明日殿試應試之數以初試先入格及直
赴會試殿試人言之數過四千不可不分所試取
慕華館訓練院分遣命官設場慕華館原榜初試
中二千五百人應試此外原榜餘數人及直赴會
試人並令帳殿應射慕華館命官徐判府事進去
訓練院訓將具善復進去慕華館承旨左承旨進
去訓練院承旨左副承旨進去
二十五日隨 駕詣 永祐園 還宮後承 命入

侍

是日入侍判府事徐命善曰明日殿試分所試取
事 命下矣問于試所則一所入格為一千四十
四人二所先入格為一千三百八十六人而九字
姑未畢射三所入格為七百五十人都合為三千
一百八十人云就其中二三所入格二千一百三
十六人及一所入格中三百六十四人並屬分所
以充二千五百之數其餘一所入格六百八十人
依 下教並令帳殿應試而二千五百人只屬慕
華館則似難畢試於一日之內且訓練院應試不

慕華館試取

過直赴而已二千五百人中八百人分屬訓練院以為分力試取之地何如上曰依為之

二十六日詣慕華館試取

傳曰慕華館分所尚未設場云明日勢難畢試明日則洗馬坪又設一所與慕華館命官相議推移分屬事知委洗馬坪承旨及試官差備官以丹楓亭承旨及試官差備官進去

二十七日詣慕華館

傳曰慕華館試所今日內勢難畢試則加設貫單從便試取若過今日則初試無以設場此意令該

曹知悉雖於今日內未及畢試初試洗馬坪設場事命官知委試所

二十八日詣慕華館試取○二十九日詣慕華館試取

傳曰慕華館分所試取尚未畢場榜目今日內勢難為之日遊方武士諸具必難及期措備唱榜日子來十月初一日二日推擇以入唱榜退定之意即令知委坊曲

三十日詣慕華館試取

傳曰唱榜日子退定今則試所舉行不至大窘速

命官外諸試官
注重推考

依此知悉無如昨日之亂雜殿試分所試取前後
何限而今番慕華館試所舉措可謂前無後無考
試之或緩或峻已無意義而一任武士跳浪之習
致使國試不嚴國体屑越莫非卿等不善察飭之
失自命官以下若能別般方便出榜亦豈如是遲
滯乎大非當初委遣之意命官外諸試官並從重
推考

